



初之人

仲彝
戲刻
專集

世界書局印行



人之

初

(又名金銀世界)

四

幕劇

特 別 啓 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序

Topaze 是法國現代著名文學家 Marcel Pagnol 的主要作品之一，也是演出營業記錄極高的一個劇本。它最初便在巴黎的著名戲院 Theatre Varietes 連續演了二十八個月。不到三年，它幾乎傳遍了全世界。據 Robert de Beaulieu 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批評裏說，祇有中國和土耳其還沒有演出過。但到了 一九三八年不久便已彌補了這遺憾的一半——中國的部分。因為此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劇藝社在上海環靜路十一號法工部局大禮堂首先上演了「人之初」而「人之初」就是顧仲彝先生根據此劇所改編的作品。

「人之初」在於我個人也是一齣值得紀念的戲。因為那次的演出，派的是我導演。而我的戲劇生活，所以會從業餘漸漸轉向職業，一半也是受了此劇演出的激動。朋友們在那次演出裏所給我的鼓勵，我永遠不會忘記。

此後，在我的導演裏，八年中又曾把此劇重演了八次。

「人之初」的劇本，是一九三九年初次付印。現在，七年之後，又重行改版付刊了。在這執筆重寫序文的時分，使我更多地留戀着過去，懷念着當年。

法國喜劇的演出方式，大概總是偏向鬧劇。然而，在中國的情況裏，我生怕過分鬆動的形式，容易淡化了觀衆心裏所應當覺察的劇中主題的涵義——某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這也許是我的偏見——因為各人有各人的偏見，我要這裏主題所提出的嚴重性，這便很易形成了我個人的偏見。個人的偏見似乎應該捐棄。但是我的執拗的嚴格

使我終於順着我的偏見，決定了我導「人之初」的計劃——把喜劇型的趨勢逐步低降而使演出漸趨嚴肅。這種不拘泥 *style* 的嘗試結果會引起法大使齊那亞先生的驚奇。他是在本國看過演出的，所以他說：「想不到你們把一齣喜劇演得如此嚴肅而也能得到如此的效果。」我聽了暗自喜歡，因為就我的偏見說，我的目的是達到了。沒有失去喜劇的效果而能托出了主題的嚴肅，並且在戲的進行上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協調之處。因此，在我留戀過去，懷念當年的心情裏，我大胆地提供一個意見：關於本劇演出的方式，對於中國觀衆是無須拘泥着法國喜劇的 *Style*。

「人之初」是喜劇，但是應該更主要地看成為社會諷刺劇。近百年來的法國劇本，有人把它劃分為四個分野——浪漫，寫實，自然，心理。「人之初」是屬於心理派，它是着重心理的分析，心理的描寫，而以喜劇姿態演出的社會諷刺劇。所以幽默，諷刺，憤恨，咒詛的氣味，瀰漫全劇。它雖然因此而比自然派多了不少機動性的揭發，但是總覺缺乏明朗的暗示，恰像一位外科醫生對於外症祇開了刀，顯小了內部的患狀，而沒有上藥。這裏的患部是顯得很大的，尤其是作者夾用着「速寫」的手法，所以筆觸的角度很廣。但是它主要的揭發祇在一點：社會罪惡的撒結在於金錢暴力的控制。

「人之初」是張伯南的墮落三部曲：第一二幕是他的初期，第三幕是他的中期，第四幕是他的後期。在演出上，加重明朗張伯南的「型」固然要注意，而如何幫助着逼緊他的「轉變」——從初期到中期而後期，尤為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對於角色的創造，往往也是如此。所以關於張伯南的這「型」和「轉變」，必須分析他的心理着手。

初期的張伯南並不祇是單純的費，在這個時期裏，社會所顯示於他面前的並不是絕對的是和非。於是反映到他心裏，便形成複雜的矛盾：他覺得他在課外爲蘇龍生補課是對的，可是他並不覺得校長的禁止他補課是錯的，他並不以爲獎章的得來應當出於自己的請求，可是他也不以爲自己的請求是錯的。他覺得他的請求獎章並不錯，可是當他祇得到「無形」的時候，他也相當地承認陶康侯的不請求有相當理由。他並不以鮑大霞的對付學生爲然，甚至於也不以陶康侯的辦法爲然，但是結果却竟照着陶康侯的辦法去辦了。他覺得他和穆愛蘭講戀愛沒有什麼不正當，可是他覺得校長會因此而看不起他也沒有什麼不對。他只知道改分數有關於公道，可是也許沒有了解這個公道與不公道之間與校長的所謂辦學事業的發達有怎樣密切的關係。這些反映有心理上的矛盾，在張伯南是無從解決的。他的所以無從解決，決不是爲了一般的所謂張伯南的費，這裏，即使不是張伯南，是別的一位聰明人，有些矛盾依然還是會存在。假使張伯南是真的傻瓜，那便連這些矛盾都不會覺得。我們快不要爲他瞞過。他有自知之明，「除了課堂以外，什麼事也不會。」他懂得，「出了這樣多的錢，請這樣一個無能力的人，這是絕對沒有的事。」他也看出「裏面還藏了些事沒有說出來。」他雖不仔細懂得內容，可是他還會懷疑這中間什麼「做的圈套」。他懂得需要「有時間把裏面的好歹分個清楚。」……你看，他絕不是一般的所謂傻子。他是一個最了解自己的人，可惜他不能同時懂得人家骨子裏的動機。這便是他的費。

在中期的張伯南裏，我們說他充分着良心上的內愧，社會將會給他制裁的長棒，對蕭麗蓮單戀着的悲哀……其實，這些內存在的原因還是在於他能了解自己而又不能同時懂得人家。假使他對自己了解得少一些的話，他不會有堅決的轉變。假使他對人家能懂得多一些的話，他不會落在這個泥坑裏。

後期的張伯雨，他能懂得人家了。他知道「他（郭敬亭）雖然裝着很自然的樣子，可是他馬上就會到你家裏去說些無意味的話。你爲着保存你的利益，一定會笑嘻嘻地接受他的那些道歉的話。」他知道陶康侯所說的正直人就是穆校長。他知道穆校長對他的轉變是爲了他有錢。他知道了名譽道德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懂得陶康侯的滾錢買手奮是別人偷掉他的。他現在懂得人家了。可惜他對自己本質的了解少下去了。他知道了更多的矛盾，可惜他沒有去尋求這矛盾的因索。也許他曾經在個人的身上去嘗試找尋一些他所認爲的因索，可惜這就是張伯雨的悲哀。

悲哀之點是顯示出來了，而如何可以避免這悲哀却仍未有所指示。這仍是「恰像外科醫生對於外症祇開了刀……而沒有上藥。」這是心理派劇本並未比自然派進步得更多之處。然而聰明的觀衆自會因此而去找尋他們的適應的藥。

最後，我還得順便提供一件在演出上所實際需要的參考資料。因爲本劇或緣過長，假使演出時間覺得不便的話，則勢必刪短。下面是刪短的方法之一：

(一) 第一幕夢鮑大驚的場面刪去。

(二) 第一幕表上課的場面刪去。

(三) 第一幕裏鮑太太上場時一段略改。上場後立即談起報告單的事情。

(四) 第二幕的開始，郭敬亭與蕭麗蓮的一場和陸雲光上場時的一場都刪去。一開幕便是僕人來報告張伯雨請

見的那一段。

(五) 第二幕開始，張伯南下場後便緊接着郭敬亭和陸雲光的談判決裂，從辦事房裏一同過來，改成簡單的對白，說明陸雲光所要求的數目，郭敬亭恨恨地趕走他。下面便接上爾蓮和敬亭商量人選的那一場。

(六) 第三幕的開始，女打字員向張伯南要求搬鋼琴進來的一場刪去。開幕時街上忽起吵鬧聲，警備車聲或救護車聲，張伯南提心吊胆地驚懼着。接下去便是電話鈴聲。

(七) 第三幕裏來客敲竹槓的兩場，必要時也可以略加刪短。

(八) 第四幕的結尾也可刪去。不過，依照原著本有陶康侯將在伯南洋行擔任秘書的傾向的暗示。這樣，陶康侯便是未來的張伯南。現在假使提早，則陶康侯將保留在初期張伯南的階段裏。這或者比原著的函裝——對人性的看法較為忠厚些。

對於社會已經暴露得够盡情的了。假使能對於人性的看法留這麼一絲的忠厚意味，自己也可以減少一分的傷感的滋味麼？

人物

張伯南——穆氏小學的教師。

穆宗鐸——穆氏小學的校長。

陶康侯——穆氏小學的教員。

郭敬亭——督軍府參議。

陸靈光

蘇龍生——小學生。

來客

警察

僕人

蕭麗蓮——年輕美麗，郭敬亭的外婦。

穆愛蘭——穆宗鐸的女兒。

鮑太太——鮑廳長的太太。

女打字員甲

女打字員乙

第一幕

原书空白

佈景：穆氏小學的一間課室，四壁掛着：一張中國形勢大圖，幾張人體解剖圖，幾張宣傳新生活的彩色圖。圖與圖之間有各種顏色的長條標語，上面寫着：「衣服要整潔，鞋襪要乾淨。」「鈕扣要扣上，帽子要戴正。」「勿擁擠，勿喧嘩。」「知足常樂。」「黃金不會造幸福。」「業精於勤荒於嬉。」「不義之財決無善果。」講台黑板上寫着：「性本善」三個大字。在天花板上掛着兩只電燈，燈罩子是搪瓷的尖圓形的。靠近裏面，在門和櫃子中間放着一張講台。講台上面有書桌一，椅一。那扇門一半是木板，一半是玻璃，向外面望，可以看見一些小學生跑來跑去。那櫃子也是玻璃的，裏面分成三格，最上一格放着幾塊礦石的標本，一隻鸚鵡標本，幾只玻璃瓶，裏面裝着浸在火酒裏的小動物和昆蟲。第二格裏放着馬糞紙做的地球儀和許多小學生的手工成績。第三格裏放着許多舊書。櫃子上面放着一只瓷質標本，和一個石膏像。在講台前而有三行學生用的課桌課椅，中間分出一條小路。

幕啓時，張伯南正在教一個學生默寫。他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小學教師。他的鬍髭有好幾天沒有剃了，毛刺刺的使他的臉色更加黧暗了。他穿着一件黑綢的大褂，舊得已發裏褪出黃了，並且胸前很骯髒。腳上穿着好幾天沒有擦油的舊黑皮鞋。那學生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他的臉對着觀眾，他的頭低着，他的頭頸瘦得真可憐，細得像受餓的羔羊一樣。張伯南唸，小學生寫。有時張伯南彎着身子，把頭靠在小孩子肩上去看他所寫的東西。

伯南（一邊走，一邊唸）狐捉到一隻龜——一隻鬼——（他的硬生生的國語唸不準確）就送到嘴裏去

咬……（他彎下身子，把頭靠在小學生的肩上去望，不久他又唸）狐捉到一只鬼——一只龜……（學生不知道寫，呆呆地望着）喂，小朋友，用心聽呀，我說我捉到一隻鬼——一隻鬼……（他又現出很細心的樣子）我說，一隻鬼，一隻鬼……（學生仍是呆呆的望着他，心中更加昏亂。正在僵持的時候，課室中間的門開了，穆小姐走了進來。她是個二十多歲的摩登小姐，身上穿得復時髦，但是都是些便宜的料子。她臂下夾了許多練習簿和幾本教科書。）

愛蘭 張先生，早呀。

伯南 穆小姐，早呀。

愛蘭 張先生，你有沒有看見我的父親？

伯南 沒有看見，校長先生今天早上沒有到這兒來。

愛蘭 現在什麼時候了？

伯南 （從口袋裏拿出一只笨重的夜光錶來）穆小姐，八點鐘少十分，還有半點多鐘才搖鈴上課呢……

你來得多早呀，離上課還有許多時候呢。

愛蘭 那很好，因為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請你把你的紅墨水借我用用，好不好？

伯南 穆小姐，你要，我還會不高興麼？這瓶紅墨水是我剛買來的，我替你把瓶塞子挖開了再給你。

愛蘭 你真是太好……

（張伯南便放了書，在桌上拿了墨水，用一把小刀的尖頭把瓶塞子挖開，一面仍和愛蘭講話。）

伯南 你想改課卷麼？

愛蘭 對啦，但是改課卷我實在有點討厭。

伯南 我就不討厭，我有一個喜歡改課卷的習性，我在電車裏看見廣告，或在街上接到送在我手裏的廣告，我也喜歡看看裏面有沒有錯字和不通的句子。（他把瓶塞子取出了）好了，穆小姐。（他帶着微笑，把開了的墨水瓶，送到自己的鼻子上聞了幾下，再送給愛蘭）請你留着用罷，到你不需要的時候，再還我好了。

愛蘭 謝謝張先生。

伯南 這是我應効的勞，穆小姐。

愛蘭 （向外面走，忽然停住）是你應効的勞？這是一句極現成的話，但是你說得多好聽呀！

伯南 這是我真心真意的話，最最誠懇的話……

愛蘭 有半個多月沒聽見你說這種漂亮話，不過你從前對我好像還要好得多。

伯南 （驚）穆小姐，何以見得呢？

愛蘭 從前你常送顏色鉛筆給我，送雜誌給我，看你常常到我課堂裏來，幫我改學生的課卷……：：：：：
天你一點也不想幫我的忙……

伯南 幫你的忙麼？假使我誠懇的請求你，你會允許我幫你的忙麼？

愛蘭 我不知道；我不說你也不會請求的。（她指指墨水瓶很冷淡地說）唔，謝謝你罷。（她表示要走了。）

伯南 (更吃驚) 穆小姐, 請你允許我……

愛蘭 (仍是冷淡) 張先生, 我還有許多事, 我很忙…… (她向外走, 伯南慌忙的跟在她後面)。

伯南 (極可憐的樣子) 穆小姐, 親愛的穆小姐, 我請求你, 不要這樣的誤會我, 請別走!

愛蘭 (停住) 什麼誤會?

伯南 的確, 我有一個多禮拜沒有替你効勞啦, 不過你不要誤會我, 有什麼特別的緣故。這完全是因為我太小了, 怕多擾了你, 又怕被你拒絕, 因為我的希望太甜了, 太甜了, 如果被你拒絕, 我一定更外的感到痛苦, 這才是整個的實在情形。

愛蘭 真的麼? 你說得太好……張先生, 你真是一個會說話的人。

伯南 (向前走一步) 請你賞我一個面子, 把這些課卷, 交給我改罷。

愛蘭 不, 我不願意把這極苦的工作放在你身上。

伯南 (興奮起來) 啊, 這決不是苦工, 這是頂快樂的事……我應當說給你聽: 我晚上一個人坐在房間裏, 伏在這些課卷上, 有了你教學生做的綴法, 問答和默寫, 啊, 多麼精緻呀, 多麼細膩呀! 我看了好像…… (他不敢說, 但停了一會又繼續說) 好像我就坐在你的身邊……

愛蘭 張先生, 請你說話放規矩一點。

伯南 (臉紅了起來) 穆小姐, 請你原諒我, 既然我們的友誼已經到了這種程度, 你無論如何, 不能再拒絕我的要求, 不要使我難受, 使我受一種不應當受的痛苦。

愛蘭（停了一刻）好罷，我再允許你一次罷。

（她把書包打開，把學生的課卷，一捆一捆拿出來。）

伯南（很高興的接着，在每一捆後，他熱烈地叫道）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愛蘭 明天早晨我就要。

伯南 明天早晨一定有。

愛蘭 並且請你少寫些批語在上面，萬一落在我父親的手裏，他一望就會認出是你的筆跡。

伯南（又擔憂，又喜歡）你以為校長看見了會生氣麼？

愛蘭 他會嚴厲的責罵我的。

伯南 我們兩個人同做了這件違禁的事，我心裏有說不出來的……

愛蘭 喔，別再多嘴罷！

伯南 啊，我們兩個人有了秘密……兩個人的秘密，多麼興奮有趣呀！哈哈，哈哈！我們是串通了私下……

愛蘭 你如果再說這種話，就請你把課卷還給我罷。

伯南 喔，快不要這樣，別再生氣，我一定聽從你的話。穆小姐，明天早上一定奉上。

愛蘭 好，明天早上八點半鐘——再見罷，一個字也不准跟別人提呀！

伯南（得意之至）一個字也不跟別人提。

（愛蘭走入自己的課堂去了，張伯南獨自站在那裏，喜歡得發是呆笑，忽然想起學生，莊嚴地他把課卷放進抽屜內，又拿起他的書，走到小學生面前。）

伯南 小朋友，我們還是繼續寫我們的一只鬼罷。

（門開，穆宗鐸上。穆宗鐸是一個穿西裝的胖子，他臉色紅紅的，頸後的肉特別肥厚，他年紀是五十上下，有一簇梳得光光的鬍鬚，手指上戴了一個很大的戒指。他的金錶鏈又粗又亮，他態度莊嚴而神氣。張伯南看見他進來，恭恭敬敬對他行禮。）

伯南 （很獻殷勤，但並不失自尊心） 校長先生早呀。

宗鐸 張先生早。我有兩句話要跟你說。

伯南 是，是，校長先生請坐。（對小學生）小朋友，你現在可以到外面去玩玩。

學生 是，張老師。（他把課本練習簿教好，出去了。）

宗鐸 （停了一刻） 張先生，我很奇怪。

伯南 校長先生，什麼事奇怪？

宗鐸 我奇怪你怎麼會做出這樣不守規矩的事。

伯南 （驚） 什麼！

宗鐸 你知道學校的規矩是不准教員私下在學堂裏教學生的，你剛才不是瞞着我在這裏教一個小孩子麼？